

成戲亦成人 唱足七十載 「女姐」為粵劇奉獻一生



紅線女
1924-2013



紅線女指導青年粵劇演員陳敏紅佩戴頭飾。廣州粵劇院提供

紅線女的去世，帶走了粵劇發展史上光彩奪目的「紅線女時代」。她熟悉的身影，是中國傳統戲劇文化不可替代的一個符號。從初登舞台、海報上排在最末的「小燕紅」開始，到大紅大紫幾十年的「女姐」；參與200多個粵劇劇目、近100部電影，及至晚年還涉足動畫片、紀錄片；大起大落、縱橫捭闔……香港著名詞人黃霑曾評價她，是「女版的唐吉訶德」，是「半生所未見之奇人」，「奇就奇在她對粵劇一往情深，直教生死相許」。

本報記者通過對其親友、同事、親傳弟子的獨家專訪，細述這位屹立舞台75年之久的粵劇大師，為粵劇存血脈、續火種的初心，鞠躬盡瘁、死而後已的情懷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叢書 胡若璋 廣州報道

紅線女原名鄺健康，出身於梨園世家。她的堂伯父鄺新華是同治年間粵劇再度興起的著名武生，在廣州重建粵劇行會組織和會館，並被推為「會首」；祖父聲架南（譚傑南）是馳名東南亞的武生；叔父靚少佳是歷任人壽年、聖壽年等省港大班的正印小武，在粵港澳和美國、東南亞等國家地區均享有盛譽；舅母何美蓮也是著名花旦。

「成戲亦成人」成畢生動力

紅線女成長在一個與粵劇淵源深厚的家庭，從小就展露出表演天分。據紅線女公開憶述，她八、九歲時就跟著留聲機學唱粵曲，經常在父親招待客人時，就被叫出來演唱一首，得到客人的誇獎和父親獎勵的二毫硬幣。早期的粵劇，經常下鄉，每班都備有船隻，船身多繫上紅色，粵劇「紅船」名稱，即由此起。靚少佳問紅線女：「這樣顛簸流離的『紅船』生活，你不怕辛苦嗎？」早已醉心粵劇的紅線女天真地說：「我什麼都不怕！」然而，在那個時代藝人的地位和口碑並不高，做父親的反對女兒進入這一行，他生氣地擱下一句「成戲不成人！」這句話讓學歷只有初中一年級水平的紅線女一直難忘，也成為了她今後70多年努力的動力。「我就要認真真唱戲，清清白白做人。無論做什麼，我都會告訴自己，我要做個好人，不能給我父親小看了！」

勤勉好學一年背熟數百劇目

在母親的支持下，1938年，12歲的紅線女來到舅舅的戲班，開始師從舅母何美蓮學戲，從此在戲班中練功、學唱，夜場演出扮丫鬟、宮女的小角色，在觀眾瞋睡、演員也瞋睡的所謂「天光戲」中，才有機會擔當主角。天資聰穎的她非常刻苦。每天早上五點天未亮，她就起床「工車何四上」地由低向高地叫喚，練嗓子一直到七點，才去伺候師父倒水洗臉、沖茶。紅線女的關門弟子、廣州粵劇一團（團長）當家花旦倪惠英告訴記者，紅線女就算在幫何美蓮打扇的時候，也在旁偷師，僅一年時間就把幾百個劇目的曲調、唱詞爛熟於心。「『蓮姐有時唔記得一句點唱，都要問我嘍！』倪惠英淚光盈盈，「老師說起這段往事時，臉上是得意的俏皮表



「女姐」在首屆世界廣府人懇親大會上高歌《荔枝頌》。



與紅線女始識於上世紀60年代的老同事、粵劇編劇潘邦棻憶起與故友點滴。李叢書攝



紅線女幼子馬鼎盛提起母親的身體，難耐心酸。李叢書攝

紅線女於上世紀50年代加入廣東省粵劇團，及後卻不幸遇上文革被紅衛兵批鬥，慘遭指為牛鬼蛇神及被剃頭，一度被稱為「黑線女」。據與紅線女始識於60年代的老同事、粵劇編劇潘邦棻透露，因文革十年浩劫，紅線女曾離開舞台13年3個月之久。他曾在幹校勞動時見過紅線女幾次，「她神色平靜，那樣艱苦的生



做事認真的紅線女常在廣州粵劇院綜合排練場觀看排排。廣州粵劇院提供

情。她的天賦和努力，確實旁人難及。」

破門戶成見獨創「紅派」表演

1943年的一次演出中，紅線女臨危受命，頂替突然生病的花旦藍茵出演《刁蠻公主戀駙馬》，年方19的她在台上聲、色、藝都從容不迫，高尖的聲線不着痕跡，猶如行云流水，珠落玉盤。救場大獲成功，她也正式升任正印花旦，從此聲名大噪，成為街談巷議的粵劇新星。在粵劇大師馬師曾的指點下，她漸漸學會了拉腔、偷氣，最終形成了讓戲迷津津樂道的「馬調紅腔」。

但是，紅線女並未止步於此，正如她的最後一個入室弟子、珠海市粵劇團當家花旦瓊霞所說：「老師總是要求『爬坡，爬坡，再爬坡。』」事業如日中天之時，紅線女破除門戶之見，拜梅蘭芳為師學梅派唱法、請程硯秋設計身段水袖、請俞振飛指點《桂芝告狀》……根據自己的天賦、嗓音條件，在傳統旦角的基礎上，廣泛借鑒京劇、昆劇、話劇、歌劇、電影等演唱技巧，創造出的令海內外觀眾為之傾倒的「紅腔」，更是把粵劇旦角唱腔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，至今無人能及。京劇一代宗師梅蘭芳也不禁讚歎她的藝術表演已臻化境，「表面上好像沒有一個身段，其實處處有身段，時時有脆頭」。

晚年振興粵劇初心不改

「文革」以後，紅線女已經漸入老境，對於粵劇，她身歷其盛，又眼見其衰。她以振興傳統藝術作為餘年事業，1988年國慶前夕，率廣州粵劇團到北京舉行「紅線女專場」，創造「紅腔潤腔動京華，三日繞樑入萬家」的盛況。以望八之齡，上演新編時裝戲，還嘗試以動漫的形式表演《刁蠻公主戀駙馬》。每有機會，必呼籲重視編劇人才。對於傳統藝術的振興，有一種「知其不可而為之」的意志。就算年近耄耋身體不堪重荷，她也堅持每日九點準時到紅線女藝術中心「上班」，開會、學習、研究劇目；每次與親友、弟子聚會，其所言所談也從不離粵劇。可謂一貫之志，生死以之。

「母親是那種正在輸液也要拔掉針頭，堅持上台演出的人。」紅線女幼子馬鼎盛在紅線女逝世後，回憶起她生前點滴難掩心痛。到了後期，這位「從不言退休」的89歲老人，已有十分嚴重的骨質疏鬆和肌肉萎縮。「其實我不喜歡看她表演，或者說是不忍。但事實上，沒有人能阻擋她。她說，只要去唱去聽（粵劇），就什麼病都趕走了。」

從不言老甘願為動畫獻聲

紅線女親身嘗試了粵劇與各種藝術形式、表演樣式和文藝體裁的融合、創新。1984年，她在廣州中山紀念堂舉行粵劇戲曲小調音樂會，這是中國戲曲藝人的首次個人演唱會。而後，她又嘗試用鋼琴、交響樂為粵劇伴奏……進入這個世紀，紅線女年近八旬之際，又傳出了她全程攝製《刁蠻公主戀駙馬》動畫版並親自亮嗓配音的「壯舉」。她在接受採訪時公開表示，「我老了，我不幹了」，這句話我是不會講的。當然，實事求是，不能超越，有些事情不能超越。因為我年紀大了，這個形象還應該出舞台亮相嗎？不應該。但是我還可以用我的嗓音歌唱。我想到這個動畫片，把《刁蠻公主戀駙馬》這個觀眾很喜歡的戲拿出來，讓我去導演，去配音，我都願意。做什麼工作我都願意。」

記者了解到，這部動畫片，是紅線女晚年最鍾愛的「孩子」，近年來目睹她多次親自去文博會、藝博會、演藝交易博覽會「站台」推廣，就是想讓更多的年輕觀眾、特別是孩子們領略到粵劇的魅力。

此外，2009年，紅線女還親自帶領攝製組轉北京、廣州、上海、香港、澳門等地，親身回憶和講述了從藝七十年來的人生經歷和藝術生涯，拍出了大型文藝紀錄片《藝海明珠——紀念紅線女從藝七十年特輯》。這一回，她的身份是製片人、藝術總監、主演「三位一體」。



女姐生前對粵劇動畫電影《刁蠻公主戀駙馬》十分關注。

深情投入 身心與角色渾然一體

紅線女一生成功塑造過翠蓮、朱簾秀、王昭君、李香君等多名女性角色，在她演過的幾十部粵劇中，無論是小家碧玉、大家閨秀，還是宮廷貴人，青樓妓女，都形象鮮明，動人心弦。

上世紀50年代，紅線女在廣東農村體驗生活，茶餘飯後，老鄉請她唱粵曲。紅線女即興清唱了《黛玉歸天》唱段，一曲罷，伸出手來，旁人一觸，冰涼冰涼的。旁人感到，彷彿黛玉死了，紅線女也離了魂兒。

當後輩多年後問起她何至於此，紅線女說：「這個當然應該。我對於人物的塑造從來都是要求真實，喜怒哀樂，都是發自內心。不是說都是我紅線女去演祥林嫂，我紅線女去演沈潔（現代戲《白燕迎春》女主角，一位醫生），而是我演《白燕迎春》我就是沈潔，我演《搜書院》我就是翠蓮。不是我演什麼，而是我是什麼！我的腦袋、思想、眼睛、說話，全部都是角色的。」

曾受過「紅線女」指點的韶關粵劇團正印花旦陳路詩也說，她和「女姐」同台的時候，就算是很小的演出，「女姐」的手都是緊張到冰涼的。「她已經是這樣的『大老館』了，卻給自己這樣大壓力。但一上台後，她渾然就是那個人（角色）了。」

余勇：從未停止探索創新腳步

紅線女初入行時藝名「小燕紅」，後來因唐代俠盜「紅線盜盒」的故事而改名為「紅線女」。終其一生，她也未辜負這個藝名，是個敢有作為、勇於革新的藝術家。

廣州粵劇院有限公司董事長余勇告訴記者，近年來，粵劇舞台上出現現代舞佈景，有了「吻戲」、唱腔嘗試更加音樂化……當這一系列的變化出現，人們拿去徵詢「女姐」的意見，她很少有反對的時候，都是支持和鼓勵。她常說，粵劇之所以成其為粵劇，裡面最重要就是要有生活，有生活才有進步！她說：「如果你說這些都不能接受，那以前我入行的時候粵劇還是唱起來用白話、念白用中州韻白呢，現在不也改變了嗎？創新應該鼓勵，演員摸索、創新第一年、第二年不行，第三年總會好一點，好一點慢慢就會成熟了。」



廣州粵劇院有限公司董事長余勇表示女姐對新派粵劇很支持。

十年浩劫未損「女姐」初心 身居陋室不忘練曲

活沒有改變她的心志。」

雷雨天餓雞時偷偷練嗓

在13日首映的紀錄片《永恆的舞台》中，紅線女自己憶述時也說：「那時每次開會都要唱歌。我們不能唱，但我內心在唱。」片中，這位可愛的老太太一頭銀髮，言談間活潑又機智，說到「文革」期間被送到養雞場的兩年是怎麼練聲時，紅線女說：「打雷時大喊幾聲，餓雞時喊『唧唧唧唧唧唧』（拉起粵劇聲腔），不就是練聲嗎。拋雞食時，不就是練水袖？」即使身居僅4平方米的陋室，她也不忘練身段、擺舞姿、走台步、跑圓場。「因為我對自己充滿了信心，我總是告訴那些紅衛兵，毛主席知道我，周總理知道我，我不是反革命。我堅信自己以後還會演戲，所以我一直很樂觀。」出於對戲劇的無悔的熱愛，紅線女面對種種辱罵和苦難，總是能夠一笑置之，當成是自己追求藝術道路上得一種磨練。

作為紅線女第一代女弟子，著名花旦、梅花獎得主曹秀琴告訴記者，上個月26日，是眾弟子們和師父紅線女結婚40年的專場紀念會，大家在中山紀念堂舉行了「粵劇情繫我心」的紀念演出。「當時我們曾預定在12月25日（紅線女生日）晚上舉行，但老師一直說『哎呀我等不及了，你們快一點吧』……好像已經隱隱有預感似的。」

廣州粵劇院有限公司董事長余勇回想起來，也覺得老太太像在「跑着步」安排後事。從11月的首屆世界廣府人懇親大會開始，疾病纏身的「女姐」半個月間活躍於各大舞台，多次深情演繹經典粵曲《荔枝頌》。「去世前幾天，她還逐一約得意弟子歐凱明、郭鳳女、黎駿聲等出來喝茶，談如何弘揚和振興粵劇。」工作密度和強度十分罕見，足見「女姐」為粵劇事業至死方休的一片深情。

似有命定預感「跑着步」安排後事